

周郎作品集

鸳鸯血系列

白雪刀·织心拐

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周郎著



1247.5
2637
:5

周郎作品集

白雪刀·织心拐

太白文艺出版社

鸳鸯血系列(1—10)

周 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745-5/I·650

定价:1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鸳鸯血系列

白雪刀

太白文艺出版社

序 言

一九九三年盛夏，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策划编选了一套《武侠新星丛书》，希望能以此举促进中华大陆武侠小说的健康发展和创作繁荣，并企盼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颗颗新星能藉此阵地光彩夺目地冉冉升起。当时学会秘书处责成我为这套丛书写一总序，其实，我深知自己绝非写序的适当人选，因为我既粗闻寡学，又对中华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界所知甚少，然而，信任和盛情难却，我还是在锐意搜求、日夜耽读以后，写就了一篇小序。记得当时我特意引用了黑格尔老人的一句名言：“在历史中，会产生新的东西。”因此我预祝当代武侠小说作家能以新的创作态势和当代意识观照这一小说类型的特殊领域，并做出新的贡献。

两年后，中华大陆的数十位中青年武侠小说作家不负广大读者的厚望，创作出了一大批读之令人心旷神怡的优秀作品，而且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中，就有四部作品分获银剑奖和铜剑奖。其中周郎的一部《鸳鸯血》就获得了殊荣，胜利地捧回了银剑奖。

从收入《武侠新星丛书》中的第一部《天香血染衣》到《鸳鸯血》，以及后来的这几部新作品，我认为周郎兄应属于中华

大陆中的那种能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特有的灵性激活历史和武侠世界的新型武侠文学作家群中的一员。更明快地说,这一作家群创作的总特征是:武侠题材的拓宽,史识的更新和叙事模式的转变。开阔的历史胸襟和视野,使他们主动思考许多历史现实现象和咀嚼那品之不尽的人生况味。而周郎武侠世界的特异之处,又在于他艺术心灵的活跃和想象力的丰富,于是他在展现和处理他心目中的武侠世界的视角时就出现了全方位的新变。无论在礼赞侠魂和民魂中,还是在反思历史、剖析世情上,由心灵的真诚而抒忧发愤,更见深广。其小说美学风格,则豪放、婉约、粗犷、灵秀兼而有之。至于结构布局,叙事技巧和话语运用都有新颖之处。无论主线浓墨重彩的叙写还是副线的清新笔触,其功力完全可以和当今港台武侠小说界的创作相媲美。同时也必然深契于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之本质。这绝非是我们的狂妄自大,而是站在第一线的武侠小说人和它的研究者的心爱及广大读者的一份自尊和自信。同时,也是对武侠小说创作这一文化现象的超越力量的一份自尊和自信。

事实上,如果说小说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陆武侠小说同样是武侠小说作家审美化的心灵史。作为各色小说类型中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武侠小说,通过几代作家的努力,在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即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特的话语询问自我与民族精神的去路。而我们同样深信,在这一世纪初的晨曦中便开始的询问,绝不会随着世纪末的黄昏降临而终结。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存活,是一个古老民族百年的梦想与特异的审美追求的表征。在色彩斑斓的梦想牵引下,新型

的武侠小说走向繁荣是可以预期到的。

周郎兄得天独厚。在他创作的旺盛期, 恰值改革开放之风劲吹, 他既可以不断地吸纳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 又可以接受今日人文精神的熏洗, 更有各种可能学习西方先进小说叙事学中的种种技巧。而像先行者金庸、梁羽生、古龙诸巨擘的那种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 无疑都会给他以精神滋养。事实也证明, 周郎的武侠小说的内在气质, 就有着民族的骨骼和气脉, 所以我们能容易把握到他的小说的文化精神, 即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交汇和融凝的产物。基于此, 周郎拥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 他的精神同仁和不少挚友也都看好他的积极成果, 并认为他是众多武侠小说作家中最富内在创作潜能的一个。因此, 愚以为周郎兄的新型武侠小说创作及对武侠世界的发现还必将继续。我们寄厚望于他的是, 他能把目光更成熟更成功地投向现实与未来。

宁宗一

1998年6月16日于南开寓所

内 容 简 介

大雪迷漫的灞桥上，一位白衣少年与嵩阳七子在拼斗誓为姐姐受辱报仇雪恨……怎奈寡不敌众，眼见饮血剑下，却被西域红莲教主门下弟子救去。

孰料虎山派掌门夫人十八年前被奸，是门徒赵轻侯，赵被掌门人处死山下，可十八年后赵轻侯却还阳成了红莲教主门下弟子，返回中原，声称寻找被他奸过的师母报仇这是何因……

十八年后师母的女儿宋沁已出落成为靓丽娇女，在赵轻侯血刃师母之际，师母却道出：“轻侯，沁儿可是你的女儿……”红莲教徒是杀是放，他却回望着被他救下的白衣少年……这又是何因……故事真是迭宕起伏，情节迂迴曲折，实令人寻味无常。

目 录

第 一 回	雪和血	(7)
第 二 回	柳如烟	(14)
第 三 回	大丈夫	(25)
第 四 回	十二娘	(32)
第 五 回	深山中	(42)
第 六 回	端 倪	(53)
第 七 回	深 山	(63)
第 八 回	今夕何夕	(71)
第 九 回	封刀宣言	(80)
第 十 回	人间月老	(88)
第十一回	白云紫霞	(95)
第十二回	赵轻侯	(106)
第十三回	控 诉	(116)
第十四回	恩与仇	(127)
第十五回	残 雪	(138)
第十六回	天气真好	(148)

第一回 雪和血

正月十五风雪满长安。

灞桥边的枯柳已蒙上了晶莹的白雪。

肖无澜抱着剑，端坐在桥头，宛如一尊肃穆的石像。

狂风如刀，似要割裂他的脸。白雪如沙，似要将他湮没。

肖无澜没有动，他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四个时辰了。

他已几乎变成了一个雪人，连眉毛上都已结起了冰花，可他没有感到冷。

他的心中，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那是复仇之火。

桥边有一家酒店，门前拴着一匹黑色的骏马。

掌柜的殷勤地为惟一个客人端上酒，很想和他攀谈几句，可看那人一脸阴沉，只好讪讪地退到一边去打瞌睡。

这个惟一的客人身材高大魁梧，衣饰极其华美，看样子是个很有身份的人，他点的菜、要的酒也都很名贵。

掌柜的虽然闭着眼睛养神，心里却在暗暗地琢磨这个客人，掌柜的一生中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怪人，却也不得不认为，这个客人是最古怪的怪人。

他的岁数应该已经不小了，可居然连一点胡须都没有。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含混，似乎有意掩饰着他原来的嗓音。

他的脸上一丝皱纹也没有，皮肤雪白泛青。他看人的时候，目光像刀一般锋利，像冰一般寒冷。

他的腰带上悬着的那柄刀，却又极其寒酸。刀鞘好像是铜制的，绿锈斑斑，看起来很不起眼。

他居然在这风雪天只穿着单薄的绸袍，而且也没有一点怕冷的意思。更令掌柜的奇怪的是，他穿的居然是件绿袍。

掌柜的觉得身上冷嗖嗖的，这个客人从头到脚都透出一股森然鬼气，令人生惧。

掌柜的睁开眼，偷偷看了看绿袍客人，却发现绿袍客人根本没在饮酒，而是看着窗外。

“难怪这么冷，原来他把窗户推开了。”掌柜的暗暗嘟哝着，却不敢说什么。

绿袍人突然转头，掌柜的吓得打了个寒噤，想笑一下，可又笑不出来。

绿袍人冷冷道：“那个人坐在桥头干什么？”

掌柜的颤声道：“不……不知道，他已经在桥头坐了整整……整整四个时辰了。”

绿袍人微微一点头。

掌柜的看看他脸色，小心翼翼地道：“小老儿看他冻得很厉害，中午时曾端了碗酒给他，可他……”

绿袍人又点了点头。

掌柜的胆子大了些，开始微笑了：“依小老儿看，这

人八成是个寻仇的江湖人。”

绿袍人目光一凝，掌柜的脖子一下又缩了回去。

铁骑在狂奔，搅动了满天飞雪。

七匹骏马，七名道装汉子，飞一般卷向灞桥。

肖无濂的瞳孔在急剧地收缩。

他抱着剑，缓缓站了起来，一袭粗布白袍在寒风中猎猎而抖。

他等的人来了。

绿袍人的目光中现出了惊讶。

“嵩阳七子？”

掌柜的听见他低声念出了这四个字，不由哆嗦了一下。

掌柜的虽不是武林中人，却从酒客的闲谈中知道不少武林掌故。他知道这“嵩阳七子”是高手中的高手，是嵩阳派的精英，是天下著名的剑客，同时也是人人称赞的“侠义英雄”。

那么，那个白袍的年轻人，竟会向嵩阳七子寻仇？

向“侠义英雄”们寻仇的人，是不是恶魔？是不是坏蛋？

掌柜的心里叹气，他知道武林中的善和恶，本来就很难说。

但他不希望那个年轻人死，虽然年轻人拒绝了他好心底去的酒，他还是隐隐有些喜欢那个年轻人。

他瞧瞧绿袍人，却发现绿袍人已在饮酒，神情也很冷

漠，好像对桥头即将发生的凶杀一点也不感兴趣。

掌柜的并未怪他，掌柜的很清楚江湖人的心态，与己无关的事，江湖人一般都懒于理会，怕引火烧身。

这个绿袍人带着把破旧的锈刀，显然也是个江湖人。

掌柜的退到墙角，在火炉边坐下了，心里还是在叹息。

今天是正月十五，本是个团圆喜庆的日子，他不愿意看见有人流血。

铁骑猛然停住，停在了肖无澜面前，卷起的雪花打在了肖无澜的脸上、身上。

肖无澜一动不动，只是冷冷盯着为首的中年道士——“嵩阳七子”中的老大，道号“玉阳子”的李天宝。

李天宝皱着眉头，冷叱道：“让开！”

肖无澜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后退了三步，慢慢拔出了剑。

他的声音又低又哑，而且带着轻微的颤抖：

“七位师兄，请下马拔剑。”

李天宝一怔，怒喝道：“你是谁？”

肖无澜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道：

“肖、无、澜！”

嵩阳七子的脸色全都变了，七双眼睛一瞬地瞪着这个冻得脸色乌青的年轻人。

李天宝眼中的愤怒和震惊渐渐变成了狠毒，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另外六人也都大笑。

肖无澜深深吸了一口气，叱道：“拔剑！”

李天宝止住笑，鄙夷地道：“小师弟，你居然没有死，真是奇迹。”

肖无澜冷冷地道：“李天宝，别赖在马上，滚下来领死！”

李天宝微笑道：“就凭你？小师弟，你那两手剑法，也想复仇？算了吧！”

他飘然下马，傲然兀立在肖无澜面前。“你现在跪下求饶，或许我们看在你姐姐的份上，会留你一个全尸。”

另外六人也都下马拔剑，团团围住了肖无澜，七嘴八舌地道：

“肖无澜，你姐姐真够味儿！”

“十年了，那滋味我还忘不了，啧啧！”

.....

听他们这些污言秽语，哪里像什么有道之人？

肖无澜惊天动地一声悲嘶，闪电般拔剑冲出。

雪飞，血溅。

嵩阳七子中的老七一声没吭，便已身首离异，鲜红的血喷溅在了白雪上，触目惊心。

李天宝惊得退了好几步，嗓音都变了：“六合阵！困住他。”

老七若未死，嵩阳七子就会以“七星剑阵”对付强敌。现在七子剩其六，自然只能变阵，好在他们平日训练有素，只微微一乱，便已站稳脚根。

六合阵一发动，肖无澜便已失去了攻击的机会。

他悲嘶着，疯狂地在阵中左冲右突。

漫天剑气，漫天风雪。

肖无澜的吼声撕裂人心。

掌柜的心忍不住颤抖起来，他看着绿袍人，目光中竟已有了些许责难之色。

绿袍人仍在垂目饮酒，好像他是个聋子，听不见肖无澜的悲吼。

掌柜的走到窗边，却见六个道士正围攻那个年轻人，年轻人的白袍上已沾满了鲜血。

一声惨呼，一个道士倒飞丈外，倒在了雪地里，不动了。

“好！”掌柜的忍不住低声欢呼：“杀得好！”

但很快，那年轻人连着中了三剑，摇摇欲仆，掌柜的一颗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上。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暗。

灞桥上的剧斗仍未停息，掌柜的却已看不太清了。但他知道，那年轻人还没有倒下，还在拼命。

他突然转头，冲绿袍人大喝道：“你有刀，你为什么不帮他？”

绿袍人冷冷盯着他，慢吞吞地道：“他还能支持片刻。”

掌柜的也不知从哪里生出巨大的勇气来，吼道：“你就看着他被人杀死？”

绿袍子瞪着他，半晌才悄然一叹，低声道：“他需要彻底地发泄一下……这样对他有好处。”

掌柜的刚想说话，眼前绿影一闪，已不见了绿袍人。

他扑到窗前，恰好看见了一道冷艳的寒光，耀眼惊心。

那是绿袍人的那柄“破刀”闪出的光华么？

虎山下，柳如烟。

淡淡的柳烟，掩映着青瓦白墙，小桥流水，柳林中芳草菲菲。一丛一丛不知名的深红浅红的野花悄悄地开着，无数山鸟正试着它们那闲置了一冬的歌喉。

春天结束了冬天的冷酷，春天象征着万物的复苏，春天欣欣向荣。

蛰伏的毒蛇，也已在花丛中蜿蜒游动。

第二回 柳如烟

如果能偷偷地欣赏一个独自呆着的女孩子，那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如果那个女孩子正处在花妍柳媚、蜂浪蝶狂的环境中，就更有意思了。

独自呆着的女孩子没有羞涩、没有娇色、没有傲慢，没有故作正经。

虎山下，有一汪深潭，潭边有一形如玄龟的巨石，故名龟潭。龟潭嵌在柳烟中，如美人明媚的眼。

柳林中有一条不成其为路的小径，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正蹦蹦跳跳地走着。

她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纤腰柔柔的。乌发流云般地纷披在她浑圆的肩上，落在她花骨朵般的胸脯上。她的脸儿圆圆的，额上覆着刘海，眉心还有一点鲜红的吉祥痣，她的小嘴微微翘着，似在吻着这美妙怡人的春色。

是啊，这样的春日，这样的春色，她怎么能不爽心呢？

她的红绣鞋儿半没在柔软的芳草里，几只幼笋不时轻触着她美丽的足踝。

她无忧无虑，就像这三月的风，柔柔的，媚媚的，娇娇的，谁都喜欢。她若去拂一下柳丝，柳丝会漾起一串轻